



林健文詩選 (2000-2004)

【導 讀】

林健文 (1973-)，出生於霹靂州雙溪古月，馬來西亞工藝大學工業系畢業。作品曾獲星洲日報新詩推薦獎及佳作，著有詩集《貓住在一座熱帶原始森林》(2009)、《貓影偶爾出現在歷史的五腳基》(2010)，本輯所選五首皆出自《貓住在一座熱帶原始森林》。張光達在序文〈熱帶原始森林的漫遊者，或(後)現代(跨)城市的抒情詩人——林健文詩集《貓住在一座熱帶原始森林》〉中，對林健文的書寫策略進行了十分細膩且中肯的探討。

張光達認為林健文的詩，拼貼都市生活即景，觀察城市中的人物，生命的浮光掠影與文字符號的互文交錯，充滿後現代書寫的特徵。他在多首詩中透過詩敘述者的視角，觀察現實生活中的人情世故，每每有靈光閃現，出神的生命片段，觸動人心的感覺片刻，靜靜的描寫落實到現實生活的氛圍裡，若即若離，在電影散場後遊走迷宮似的城市，夜夜做與現實不符稱的夢，兩個孤立的靈魂不見不散，記憶中狹窄的長廊裡，旋轉木馬轉遍城市的角落，與童話中的人魚不期而遇，一起呼吸新世紀人群的冷漠，或想像降落到一個流離的島，生活是無聊荒謬卻也充滿了憧憬妄念，這一切形成林健文詩語言一種迷人的後現代音色。

在〈貓住在一座熱帶原始森林〉一詩中，林健文透過敘述者的敘事經驗，寫跨越北京和吉隆坡兩座城市的感受，這個跨界跨

國移動所形成的比較文化現象，在晚近的文化理論中，經常與疆界的跨越流動相提並論，形成一種新的全球秩序與互動關係，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更造成前所未有的改變跨國文化形式，因此在全球化的有利條件下，資訊、媒體、消費與技術得以大量流通，導致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許多方便，但由此也製造出不少嚴重的社會、生態與地理環境發展不均遭受侵蝕的狀況問題。「後現代性」或曰「後現代情境」是在這樣的狀況下，主體面向世界，產生出以地方為主的認同，以及族群多元文化主義的關懷，並立足於全球與在地，對傳統與現代、主流與弱勢、物質與精神等身份屬性的思考和協商。〈貓住在一座熱帶原始森林〉必須被置放在這個後現代性的角度來審視，才能理解其中的微言大義。首先我們讀到詩中人跨越在兩座城市之間，視察兩個地方除了時間上同時進行，其他一切文化社會生活條件都是異多於同，然而詩人接下來第三節詩中卻用了一大段很長的篇幅，書寫這個貓居住的（馬來西亞）熱帶原始森林的歷史傳統記憶與現實生活困境。最後一節詩人再度思考跨國主體的時空壓縮與流動身份想像：「六小時飛行如換上一種／新鮮時空和國境外衣／再降落一個陌生天氣和溫度的國度／拖著赤道痕跡的高跟鞋／走在相同膚色的森林／尋找一個開啟未來世界的密碼、鎖匙／尋找一頭童年夢中的山羊／在留下異國邊界軌跡的網路上徘徊／在和我相約的夢境裡重逢」，卻以「空氣持續保持濕熱的這個熱帶城市」、「似乎永遠屬於熱帶原始森林」的「貓」為敘述者的身份認同，產生出以地方為主的認同想像，是一種立足全球與在地的（後殖民）身份屬性的後現代性思考。

在我們思考詩中的跨國跨界（吉隆坡—北京）之行時，我們必須以更謹慎辯證的方式來處理後現代主體面對「全球」與「地

方」的複雜矛盾心態。詩人面對全球化的後現代情境與地方文化歷史記憶的失落流逝，使他無可避免地產生文化認同焦慮和身份屬性危機，這股焦慮感或挫折感讓林健文在〈疾走邊界〉裡寫下如此憂心忡忡的句子：「我已選擇性強迫自己／不在這裡尋覓任何關於／國土的記憶文本」。

無可否認的〈疾走邊界〉是林健文這本詩集中非常難得、寫得很精彩的一首好詩，表現出詩人高度的個人自覺與敏銳的生活省思。這首詩中寫的是跨越邊界的故事，詩敘述者走入國土的邊界，詩句中一些跡象顯示這個邊界極有可能是馬泰邊界？讓那些歷史上曾經奮鬥的人民留守這個後殖民時期的馬共避難所？身份認同上無限尷尬猶如這個混雜不明的邊界地帶。無論這個真實物質的地理邊界為何，如果以託寓的面向來思考詩人的疾走邊界，這首詩的「邊界」處處隱含著豐富的象徵意義，我認為這個邊界其實混融了詩人的真實地理邊界敘事與文本建構的邊界想像，詩人藉此一邊界敘事的遊移與越界行動暗示後現代或後殖民時期主體身份的追認／再確認（re-cognition），以及替一些在歷史上被遺忘或失落個體身份的歷史主體發聲宣示一種「敘述的權利」（the right to narrate）。遊走邊界的詩人（敘述者）看到的是後現代時期（後殖民）的全球同質化與全球在地化，兩組文化差異現象相互滲透混雜，詩人為再確認和追記歷史主體性而提出一連串省思。面對全球消費機制與在地性生活慣習兩組意象並置或混雜交織，一邊是廣告牌、便利店、公共電話亭、臺上演出的女人、口香糖、避孕套、手機、吉蒂、賓館，另一邊是熱鬧的市集、街邊擺賣的芒果、榴連、大象在路上、巫裔麵條攤子、熟悉的語言、記憶，這些種種不協調的混雜身份、文化語境全搭配在一邊界的故事場景裡，顯示詩人對其自身的後現代或後殖民

情境的深刻感知，有意藉一邊界想像來試圖確認／認同歷史主體與世界的關係。第一節的〈和鳥類的關係〉充滿反諷，本來鳥類的飛行如同跨界疾走的詩人，是全球化時代人類最向往的沒有國界自由穿梭的象徵，而詩最後三句：「而鳥，起飛的同時／卻被無知的人們／吞噬。」徹底摧毀了人們憧憬自由平等的美好前景，暗示全球化所引發的全球同質化將帶來文化認同危機。第三節的〈和語言無關〉其實書寫有關的是歷史，和現實政治體制結構有關的身份屬性壓迫。〈疾走邊界〉一詩不是向讀者敘說一則客觀穩定的邊界故事，而是詩人企圖以一個邊界觀察者的認同思考並見證歷史變遷的面貌，重新喚起結合主體經驗與歷史敘事的多重聲音。林健文寫得最好的詩作，詩敘述者大部份時間都在遊走，無論是在邊界遊走（〈疾走邊界〉），或是在跨國城市中遊走（〈貓住在一座熱帶原始森林〉），俱體現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漫遊者（flaneur）姿態。因為不甘心歷史記憶的逐漸遺忘流失，憂慮忡忡身份屬性的失落或變質，林健文在城市中、跨國跨界中、國家的邊界中，一遍又一遍的引領我們讀者進入他的「漫遊」世界／視界。

夢 魚 (2000)

恰如月蝕一般，
偶然，我夢見魚

[1]

我夢見，魚是九月的事
月球正擋著太陽
潮水漲過高腳屋，同時
魚，用剛剛孕出的翅膀
從海面飛向我的夢境中
那閃閃發亮的鱗片
還迷惑我以清醒姿態活著的，眼睛

[2]

發現在沙發上躺著曝曬的魚
拒絕生存
毫不猶豫回答過路的人：
「游泳只是我休息的方式，絕對自私。」
可能魚構劃生命圖章時，加進
執著。唯一的理由，
魚如今仍然在遊，繼續填補時間的空隙。

[3]

舢舨接近紅樹林時

再，夢見魚

故意踏著輕盈的舞步

在時而漲潮時而，退潮的海面

廿世紀不再存在任何國界

魚族劃上界限的海岸線，消失

（我們開始這樣稱呼對方；XX 電話人，XX 網絡人，XX 電視人。）

魚也遷入夢中，以虛構的姿勢悠遊。

最後一次，夢見魚

廉價的擺賣攤

魚擺在富裕與貧窮的邊界

月球正害羞躲在太陽背後

魚戴上面具，躲避我

高傲逐漸遠離

深鬱的海洋

候鳥 (2000)

假如我真是，
鳥，應該會以更高的姿態仰望世界……

何時，我們開始在電影散場後走入迷宮似的
都市，堆集滿街的垃圾、雨水在陰溝建築永久居處，
我們，如蝸牛般、如沙丁魚般、如烏龜般，
逐漸被季候樣式生活同化
習慣往返於都市和鄉村之間

我說的掛念，純粹真實的，屬於一座城一個女人，簡潔的
逐漸在一本日記上淡化，你的筆跡
（想像曾經在我的心裡化成能捉摸的圖片）
在納悶時填寫我四行長的地址，那種神情
輕微如羽毛，偶爾，飄蕩如楓葉
投在蕩起漣漪的湖水裡，輕輕不著痕跡

等候是真誠的，或許
在曠廢的池塘裡，有你丟棄的感覺
在書本上童話的情節，
繼續以，很久很久以前開始，告訴孩童，
世界上仍然充滿希望，並讓所有人相信和
等待一個騎白馬的王子經過吻醒熟睡的公主，

穿上合腳的玻璃鞋一起私奔

我仍然選擇以鳥的方式生存，繼續相信童話真實存在
雖然無法長出豐盛的羽翼

人 魚 (2002)

我說，人魚是美麗的化身
出沒之處必有傳說。

我打算寫一則遊記
如小說般記錄
這個城市每宗愛情經過的瑰麗
也記錄邂逅
我遇見你，是無風的下午
電視上播放如常的連續劇
縱然聽不懂異國語言
我們還是預測了劇情
加上我的揣測
和預感，假使會愛上
一尾金黃古銅人魚
靜靜坐成一座城的繁華
從你還未出生那天
開始為所有異國情侶
寫上愛情詩篇

那夜我在陸上失眠
無法演奏完成的交響樂
塞滿我企圖尋找異國愛情的

腦袋，和一罐苦澀的啤酒同眠
從十六層高的空間吶喊
驚醒遙遠國土的
友人，和一本詩集同時墮入凡間
在舞者妖異的身軀上尋獲快樂
在滿桌的佳餚上挑剔
自己喜歡的味道
讓味覺和感覺一起遠離
串燒的牛肉冰冷的豬肉火辣的小辣椒
陪同你，喝到天明

你一定會仔細聆聽我說人魚的故事
因為你，會喜歡美麗的愛情

我的瞳孔反射玻璃鏡片裡面漂亮臉孔
如一尾，魚
困在狹窄的缸裡
悠遊的是外面冷漠臉孔，帶點猥瑣
（卅歲以前不要拒絕漂流而過的，愛情）
即使已是一場交易
如此簡單的
愛
狹小的 3R 照片無法擠下這座城散發的陌生
一個傳說儘管已經漸漸發生然後慢慢結束
你終究如同人魚般美麗。

疾走邊界 (2003)

我已選擇性強迫自己
不在這裡尋覓任何關於
國土的記憶文本

【和鳥類的關係】

思緒深深與飛行的，夢
連同疾走的，車
跨越熱鬧的市集
看旅客與小販爭價
一件襯衫、一頂帽子、一包芒果
口袋裡的錢幣已增值
陪同越過邊界的時間
讓我昏眩
午夜比敲響的鐘聲慢了一圈
到達時卻讓月光射在路旁的亭子裡
一個滿臉無奈的警員
眼中望著對街
紅綠對照炫耀的廣告牌
而鳥，起飛的同時
卻被無知的人們
吞噬。

【想像，女人的身影】

便利店門口

七個公共電話亭，午夜十一點鐘

台上表演的女人褪下濃妝

兩支礦泉水由粗獷的男人付賬

櫃台小姐忙碌收錢找錢收錢

我在選擇一種能讓思緒沉澱的飲料

街邊擺賣的榴槤比家鄉大；芒果比家鄉黃

（我望見你急促的臉和身影，一直望著腕錶）

十一點鐘聲敲醒早睡的靈魂

而便利店一樣不打烊

無論冷飲、熱咖啡、鮮奶

無論口香糖、紙巾、避孕套

大象在路上徘徊，巡視陌生的路人

在難得的巫裔麵條攤子

我和你點一樣的檸檬茶

座標剎那換成熟悉的國度、語言

和時間，一起凝固成永恆的記憶。

【和語言無關】

還是無法適從

睡袍上的吉蒂、路邊的手機長途電話出租攤口、路人口中

聽不懂的話

我望著老人手挽少女走過街角跨上閣樓

時間被凝固成金錢的附屬品，這裡
沒有愛
和一棟賓館無關
和一間酒店無關
和一所昏暗的房間無關
因為愛
讓我解讀陌生的文本時懷疑
是否因為遠離赤道
對於我們曾經熱忱
帝國首腦曾大力經營
現在遺棄的樹膠、非法政黨、國民生產總值
連同整個七十年代，都留在這裡
讓曾奮鬥的人民手執過期護照
放棄槍械、尊榮、國土
留守這條無限的，邊界。

【不在這個邊界的故事】

你堅持告訴我
一個遠在東方邊界的城鎮
你父親的牧場
養著我幻想中的獨角獸、人魚、鳳凰
在穿越國土大河旁
你追逐夢想的草原
學習拗口英語
學著愛，原來是痛苦和甜蜜的回憶

在一封電郵畫上愛情符號
寄到偶爾出現的網址
等待一個電影情節的白馬王子
把你救醒

而我的家鄉只能躺成永遠的廢湖
遠離海洋、大河、山川
在歷史書本上的某頁喘息
偶爾被政客擅改
偶爾被學生誤讀
曾輝煌的六十年代
陪著披頭四躲到時光的隙縫間

【一個時間的戳印】

我必需強迫自己
在這裡留下一個戳印
記載時間流逝的
圖騰

貓住在一座熱帶原始森林 (2004)

(北京。春。4-10°C)

我在一座光線穿越不過的原始森林
尋找一頭
貓的蹤跡

2004年04月04日

凌晨04點

(依然是一個熱帶雨林氣溫的夜)

北京和吉隆坡同時

讓步行過王府井、茨廠街的遊客覺得

世界慢慢從旋轉的地球儀上變小

而你

仍然以我無法了解的

語言、方程式、鍵盤

在夢的自由窗戶飛騰

如鷺，在兩個屋區來回奔走

帶來短訊、電郵、聲音

(04分04秒時伐木者開始砍伐第1朵玫瑰，

同時你舉起弓箭對準我)

愛如時而蒸發時而流動的

一種變形液體

仔細流過彼此達攝氏 36.9 度的血脈
再慢慢化成蔓延的根
把我們繁殖在相同的山谷
1973，你父親閱讀報章的茶樓
我阿公擺賣年貨的店舖，1976
那年，我們或許早該知道
貓永遠不會躲在一條巷子裡等待黎明
所以¼個世紀裡
我們偶然成為過客
偶然你的我的母親出現人潮洶湧
相同的市集、街道
而之間不曾
存在一頁重疊的族譜和交叉的生命線條
如長城忽高忽低蜿蜒整個命運的山脈
在一個三世的命符裡
在你熟悉編寫的方程式裡
意外永遠是被掌控的機率
愛，和我句子裡隱喻的信號一樣
被藏匿被布置
在不能定位付出和獲得的同時
只有劃上一個前世約定的記號
在閣摺的時光紙張上
如錫砂沉澱搖曳的琉璃盤
如病毒游走方程式間的密碼縫塞
（偶爾如貓，懶散躺在沙發等待每個黃昏降臨）
我們，依然能抓著微弱的訊息

追蹤長短波不一的信號
相遇一座森林霧氣瀰漫的大河谷
然後選擇在森林邊緣遺留過去的
日記、愛情、記憶

六小時飛行如換上一種
新鮮時空和國境外衣
再降落一個陌生天氣和溫度的國度
拖著赤道痕跡的高跟鞋
走在相同膚色的森林
尋找一個開啟未來世界的密碼、鎖匙
尋找一頭童年夢中的山羊
在留下異國邊界軌跡的網路上徘徊
在和我相約的夢境裡重逢
而你
身上著的新棉襖始終包不住我刻意遺留的囑咐
如在一座不見天日的原始森林
在天氣溫度繼續下降的北京
你是否記得
空氣持續保持濕熱的這個熱帶城市
分針和秒針凝固的地方
貓
似乎永遠屬於一座熱帶原始森林

(吉隆坡。雨。25-32℃)
貓躲在彩色的 4R 照片裡

謎著笑眼猶如一頭溫馴的
白兔